

全民娱乐季

■文/庐山

匡庐水

傍晚。晋北山区的一个小镇。说起来是集镇,其实还比不上江南的大多数村庄:从街头到街尾充其量不超过100米。前方修路,安营扎寨是唯一的选择。然而一切都显得十分无奈,没有水洗澡倒也罢了,洗脸水都不供应。老板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满脸歉意地打招呼说,他们这里隔一天供一次水,勉强够烧饭用。听明缘由,只得暗自抱怨运气不好。那就早点歇着吧,于是问他洗手间在哪?老板见我并不深究,顿时脸上乐开了花,连忙将我引至走廊尽头指着面盆谦恭地礼让道,先生,就这里将就洗洗手吧。我瞥一眼泥浆似的半盆水,没好气地大声说,我要去洗手间,不是洗手。年轻的老板愣了愣,这才恍然大悟地将我领到院子拐角处的一间黑屋前。心底不由一声叹息。那感觉仿佛进了孙二娘的黑店一般。好歹挨一夜吧,总比当年在乡下守夜住草棚强。

回到房间打开电视,还好,虽然荧屏上不时有雪花袭来,到底有了个打发时间的消遣。播出的是县电视台自办的节目,主持人指着快餐店布景对三位嘉宾出题道:三位饥肠辘辘地赶路,途经一个前无村后无店的去处,正发愁的当口见路边有一家供应自助餐的饭店,但每人收费得50元。各位看如何应付?

话音未落,嘉宾们纷纷质疑

道:既然是荒郊野岭怎么会有快餐店呢?

主持人笑答:娱乐节目嘛,这只是个假设而已。

民以食为天,三人不假思索地涌进了快餐店。但是各自的选择却大同而小异:一位拿了十只鸡腿,一位堆满了一盘子红烧肉,还有一位则取了十几只馒头和一只鱼头一大碗汤。

主持人点评道:恭喜各位,物超所值,极有眼光,奖励话费充值卡50元。

屋外来年轻老板放肆的笑声,如此低俗、庸俗的节目竟还挺受欢迎,真有点让人不知所措。

据有心人粗略统计,全国现有电视台3225个,其中省级电视台32个,市级电视台283个,县级电视台近3000个,乡镇级电视广播站20000个左右(以上数字均不含港澳台地区),而每家电视台又有N个频道。试想,倘若有那些个哗众取宠的节目制作单位一味地以迎合求生存,其潜移默化的后果怎堪设想?当然,这或许是我杞人忧天瞎操心而已。

其实该担忧的还不止那些县级电视台,总体而言,为数不在少数的腕级电视台同样缺乏创意。诸如“XX好声音”之类节目,当我看过“美国好声音”之后,顿有一种被人赚了的感觉,原来是照搬人家的套路拾人牙慧啊。

最近看了几期央视的“中国汉语听写大会”。刚开始我还挺佩服那些小选手的,对他们的临场发挥甚至赞不绝口。因为有的题我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我不禁质疑起制作这类节目的初衷来——莫非幕后推手竟是在竭力提倡中学生死记硬背么?看着那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我的心头不由生出几许愤然和悲哀。

类似的节目大大小小的电视台竞相效仿,观众除了自叹弗如外,第一个反应恐怕就是赶紧把“书呆子”的帽子套向自己懵懂的孩子,以备有朝一日扬名立万。

还有那档“爸爸去哪儿”,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了“吸金”抑或炫耀,这给出演节目的小演员幼稚的心灵究竟会造成何样的影响?

当然,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好节目也并不在少数。譬如“星光大道”、“中国好舞蹈”等等。前者为老百姓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后者则让参与者在这个大舞台上充分展示力和美的艺术。

不敢恭维的是那些装模作样的嘉宾,既无专业知识又缺少逻辑思维能力,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点评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一位女嘉宾:一位手捧小鸟的表演者宣称,他的这只鸟有着非同一般的特异功能,如果你长得英俊漂

亮,那么它就会神采飞扬,反之则会在你的掌心牵着脑袋进入睡眠状态。现场试验的结果小鸟果然在一男嘉宾手中昏睡过去。这时,这位女嘉宾开腔了:我叫XXX,你们是因为某电视剧而认识我的。接着话锋一转面露凶光冲小鸟发话道:如果你敢在我手心里睡觉,我非掐死你不可!呜呼,无辜的小鸟,你可是命悬一线啊!

“星光大道”有一个环节是获奖感言。迄今为止最是不能忘怀的一句获奖感言是:

“我是农民!”

这是一个中年汉子,仅仅四个字却振聋发聩,令人热血沸腾。而那些被淘汰选手痛哭流涕的告白不免让人生出一种始则怜悯终则抵触的情绪。也许是选手们背后的付出太多,或者是太过急功近利的缘故。可这又何苦呢?脚下的路长着哩。

行文至此,不由想起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说的是当今十大社会病态:

“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症”、“网络依赖症”、“自虐心态”。

而近九成的受调查者则认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

不知这样的结论是否可以成为“全民娱乐季”的注脚。

重阳节近多风雨

■文/习斌

稗海习得

“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稼轩此句,写尽了初秋时节的无限滋味。

夜月楼台,秋香院宇,原本应是无限风景。然而落叶缤纷,凉意袭来,总是惹人无限秋思,令人常生悲秋之意。“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秋许?”稼轩在《踏莎行》中,便有此一问。问得真真妙绝。秋景既然如此赏心悦目,宋玉当年为什么还要大发悲秋之感慨呢?稼轩似是自问自答:“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重阳临近,满城风雨,秋意渐深,这恼人的凄风冷雨,无端让人对景悲秋。

“重阳过后,西风渐紧,庭树叶纷纷。”这是北宋大词人晏殊在《少年游》中,对满目秋景的描写。看来,重阳节乃是初秋转至深秋的重要节令。重阳赏菊,雅事一桩。在四季名花之中,晏殊独喜秋花。在他眼中,素来淡雅的秋花,似也万般妩媚,千番娇艳。“霜前月下,斜红淡蕊,明媚欲回春。”晏殊作为一代宰相,只因禀性耿直,多次遭到贬黜。想来黄菊此类凌霜傲放的秋花,代表着词人的品格吧。

“碧水惊秋,黄云凝暮,败叶零乱空阶”,怎不令人伤怀怅望?这是秦少游眼中的重阳。“新欢易失,往事难猜。”触景伤情,少游只能无奈地“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再莫说酒能浇愁,每每却是“酒未醒,愁已先回”。少游词作,素来情韵兼胜。秋意之萧索,词人之落寞,令人读来愁肠百转,无语凝噎。

提及吟咏重阳之词作,易安

居士的《醉花阴》,是无论如何不能不提的。在一本叫《娜嬛记》的书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易安写罢《醉花阴》后,将词作寄给在外地为官的丈夫赵明诚。明诚叹赏不已,自愧不如,遂闭门谢客,整整三天废寝忘食,写了五十首词作,意欲胜易安之作。明诚将《醉花阴》杂于自己的词作之中,给友人陆德夫看。德夫仔仔细读之后,说:“只三句绝佳。”明诚遂问是哪三句。德夫回答:“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正出自易安之《醉花阴》。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难以考证,但却从一个侧面,道出了《醉花阴》佳处。

重阳佳节,一直是亲友团聚的日子,相携登高,赏菊饮酒,佩插茱萸。然而这个重阳佳节对易安来说,却是形单影只,凄凄惶惶。“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午夜梦回,孤枕难眠,对天各一方的丈夫,自然有着格外的挂牵。“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纵使景再美,菊再香,也无法拂去易安心中氤氲的忧愁。这才有“人比黄花瘦”的感叹。

易安词作,总是笼着一股淡淡的哀伤。几首重阳前后的作品,尤为如此。“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真是满目萧杀,触目成悲。“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便是人生的无奈之处。花开花谢,月圆月缺,又怎能纵情任性?

绍兴二十六年的那个重阳,对张孝祥来说,同样别有一愁滋

味在心头。“风帆更起,望一天秋色,离愁无数。”为什么会有离愁无数?因为此时的他,正在江边送别爱妾李氏和长子。在张孝祥还是少年书生时,李氏即和他两情缱绻,并生下长子同之,张孝祥向家人隐瞒了此事。后张孝祥进士第一,一朝富贵,这段恋情遂暴露出来。在家人的逼迫之下,张孝祥不得不忍受分离的痛苦,将李氏遣送回老家。“明日重阳尊酒里,谁与黄花为主?”流水无情,片帆远去,也带走了往昔的千种欢乐,万般爱怜。“虽富贵,忍弃平生荆布!”张孝祥为此所作的《念奴娇》,充满了无奈和挣扎,令人感怜。张孝祥的遭遇,很容易让人想到陆游那阙《钗头凤》。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人间恨海难填!

作为民俗,重阳登高流传至今。登高望远,以何地为胜?在南宋词人的作品之中,提及最多的是两个地方,戏马台和龙山。“戏马台前泥拍肚,龙山会上水平脐,直浸到东篱。”这是康之所作的《望江南》。据《词苑丛谈》记载,此词乃康与之奉皇帝之命所作。时值重阳,阴雨四垂,词中遂有“泥拍肚”、“水平脐”之语。“茱萸胖,菊蕊湿滋滋。”此词迥然不同于那些重阳悲秋之作,满纸戏谑,读来颇有乐趣。

戏马台、龙山,皆与东晋北伐的两位将军有关。戏马台在今徐州境内,相传原为项羽操演军马之所。刘裕北伐大捷,班师途经此地时正值重阳佳节,遂于戏马台大宴群僚,以壮军威。数次北伐的桓温驻守姑孰时,亦曾于

龙山登高聚会。“浮烟冷雨,今日还重九。秋去又秋来,但黄花,年年如旧。”刘子翥在寄给友人的《暮山溪》中,道尽了黍离之悲。“平台戏马,无处问英雄。”像项羽、刘裕一样的英雄人物早已逝去,当此山河破碎之际,何时才能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出现呢?刘子翥心中的这份悲怆,和徐一初《摸鱼儿》中“对茱萸,一年一度,龙山今在何处”的那份沉郁,皆是一样的。

再回到稼轩词上。稼轩另有《鹧鸪天》,亦是作于重阳。秋风乱了花事,重阳未见菊花。“黄花何处避重阳?要知烂漫开时节,直待秋风一夜霜。”稼轩写作此词时,已被排挤出政治舞台,壮志难酬。菊花到哪里去躲避重阳节了呢?是不是等到风紧霜冷,菊花才肯开花呢?显然,稼轩在这里以傲霜凌寒的菊花自喻,亦是无限的心灰意冷。新愁旧恨,如这般交织在重阳佳节,令斑斓的宋词,更添出无穷的意蕴。



醉花阴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倘若有些个哗众取宠的节目制作单位一味地以迎合求生存,其潜移默化的后果怎堪设想?当然,这或许是我杞人忧天瞎操心而已。

专栏 A14

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小胖